

#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趣书文库

## 八十天环游地球

[法]儒勒·凡尔纳 著

正和 晓青 译



## 福克先生与他的仆人

1872年，白林敦花园坊赛微乐街7号，住着一位斐利亚·福克先生，这位福克先生似乎从来不做什么足以引人注目的事，却是一位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可是他仍然是伦敦改良俱乐部里最特别、最引人注意的一个会员。

关于福克先生的底细，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豪爽君子，一位英国上流社会里的绅士，其他就一点也不清楚了。

福克先生确实是个地道的英国人。你在交易所里从看不到他，银行里也见不着他，找遍伦敦商业区的任何一家商行也碰不上他，也不是其中任何一个团体的成员。

福克先生就只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

这位福克先生是个财主吗？毫无疑问，当然是的。可是他的财产是怎样来的呢？这件事就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说不出个究竟，只有福克先生自己最清楚，要打听这件事，最好是问他本人。福克先生从来不挥霍浪费，但也不小气吝啬，无论什么地方，有什么公益或慈善事业缺少经费，他总是不声不响地拿出钱来，甚至捐了钱，还不让人知道自己的姓名。

这位绅士不爱与人交往。他尽可能少说话，似乎由于沉默寡言的缘故，他的性格越显得稀奇古怪。然而他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一举一动总是那样准确而有规律，老是一个样子，这就更加引起人们对他的产生了奇怪的猜测和想象。

他曾出门旅行过吗？这也很可能。因为在世界地理方面，谁也没有他的知识渊博。不管什么偏僻地方，他似乎都非常熟悉。有时他用简单明了的几句话，就澄清了俱乐部中流传的有关某某旅行家失踪或迷路的众说纷纭的流言。他好像具有一种千里透视的天资，事情的最后结果，一般总是证实了他的见解都是正确的。



不管怎样，有一件事却是十分肯定的：多年以来，福克先生就没有离开过伦敦。这些比别人对他了解得稍微多一些的人也可以证明：除了看见他每天经过那条笔直的马路从家里到俱乐部去以外，没有人能说在任何其他地方曾经看见过他。

他惟一的消遣就是看报和玩“惠司脱”牌，这种安静的娱乐最合乎他的天性。他常常赢钱，但赢来的钱决不塞入自己的腰包。这笔钱在他做慈善事业的支出预算中，占一个重要部分。

众人们都知道福克先生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亲戚朋友。福克先生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赛微乐街的寓所里，从来也没有看到有人来拜访他。关于他在家里的私生活，从来也没有人谈起过。他午餐晚餐都在俱乐部里吃，他按时吃饭，就像钟表一般精确。他用餐的地方，老是在一个固定的餐厅里，甚至老是坐一个固定的座位上。他从没请过会友，也没招待过一个外客。晚上 12 点整，他就回家睡觉，从没住过改良俱乐部为会员准备的舒适的卧室。他待在家里的时候，要么就是睡觉，要么就是梳洗。他在俱乐部即便活动活动，也准是在那铺着镶花地板的过厅里，或是在回廊上踱踱方步。

如果过这样生活的人就算是古怪，那也应该承认，这种古怪却也自有它的乐趣。

赛微乐街的住宅并不富丽堂皇，但却十分舒适，陈设得非常优美，叫人一看就有轻松愉快的感觉。因为主人的生活习惯永远没有变化，所以需要佣人做的事也就不多。

福克先生仅有的一个仆人名叫若望，又叫做路路通，是个土生土长的地道的巴黎人。他在伦敦呆了 5 年，一直给人当亲随佣人。

路路通是个很正派的大小伙子，他的相貌很讨人喜欢。他的嘴唇稍微翘起，看来像是准备要尝尝什么东西，亲亲什么人似的。长在他双肩上的这个圆圆的脑袋使人们有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真是那个殷勤而又温和的人，在他那红光满面的脸膛上有一双碧蓝色的眼睛。他的脸相当胖，胖得自己都能看到自己的颧骨。他身躯魁梧，肩宽腰圆，肌肉结实，而且力大非凡。他所以有这样健壮的体格，都是他青年时代锻炼的结果。他那棕色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如果说古代雕塑



家懂得密涅瓦 18 种处理头发的技艺，那么路路通却只懂得一种：拿起粗齿梳子，刷，刷，刷！三下，就完事大吉。

这幢房子整齐、清洁、庄严、朴素，而且非常舒适方便。

他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在自己的房间里有一张注意事项表，贴在挂钟顶上。这是他每天工作的项目——从早上 8 点钟福克先生起床的时候开始一直到 11 点半福克先生去俱乐部吃午饭为止——所有的工作细节：8 点 23 分送茶和烤面包，9 点 37 分送到胡子的热水，9 点 40 分理发……然后从上午 11 点半一直到夜间 12 点——这位有条不紊的绅士睡觉的时候，所有该做的事，统统都写在上面，交代得清清楚楚。

福克先生的衣柜里面装得满满的，各种服装都有，简直是应有尽有。每一条裤子，每一件上衣，甚至每一件背心，都标上了一个按次序排列的号码。这些号码同样又写在取用和收藏衣物的登记簿上。随着季节的更替，登记簿上还注明：哪天该轮到穿哪一套衣服，就连穿什么鞋子，也同样有一套严格的规定。

### 突如其来的旅行

早上 11 点半，福克先生照例走出赛微乐街住宅。他右脚在左脚前移动了 575 次，左脚在右脚前面移动了 576 次之后，就到了改良俱乐部。这是一座高大的建筑物，矗立在宝马尔大街上，盖这样一个俱乐部，至少也要花 300 万英镑。

福克先生直接走进餐厅，他坐在一向坐惯的老地方，桌上刀叉餐具，都已摆好。这顿午餐包括了一盘小吃，一盘加上等辣酱油的烹鱼块，一盘深红色的烤牛肉配着香蕉和青醋栗果，另外还有一块干酪，吃完之后，再喝上几杯俱乐部特备的好茶，把这些美食，一冲了事。

12 点 47 分，这位绅士从餐室起身走向大厅。在大客厅里，侍者递给福克一份还没有裁开的《泰晤士报》。他看这份报纸，一直要看



到13点45分，接着再看刚到的《标准报》，一直看到吃晚饭。用晚餐的情况和午餐一样，只是多加了一道上等英国蜜饯果品而已。

5点40分，他又回到大厅，专心精读《每日晨报》。

半小时后，有些改良俱乐部的会员也都进到大客厅里，挨近生着炭火的壁炉。这几位是和福克一起玩纸牌的老伙伴，跟福克先生一样，全是“惠司脱”迷。其中安得露·斯图阿特是工程师，约翰·苏里万和撒木耳·法郎丹是银行家，多玛斯·弗拉纳刚是啤酒商，高杰·弱夫是英国国家银行董事会董事。这些人既有金钱，又有声望，在俱乐部的会员中，也都称得上是金融工商界拔尖的人物。

他们围坐在牌桌的四周，斯图阿特坐在弗拉纳刚的对面；法郎丹坐在福克的对面。在打着牌的时候，他们不说话，但等到一局结束算分的时候，争论热烈地展开了。

“喂，弱夫先生，”弗拉纳刚问道，“据说环游地球一周只要80天？”

“什么！？难道现在地球缩小了？”斯图阿特插嘴说。

“的确如此，”弱夫说，“我的看法跟福克先生一样，地球是缩小了。如今环游地球一周，比起100年前，速度要加快10倍！”

可是固执的斯图阿特仍旧不服输。一局牌打完，他又扯起来了：

“弱夫先生，你应该承认，地球缩小了，这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你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今花3个月的时间就能绕地球一周……”

“只要80天。”福克先生接着说。

“事实上也是这样，先生们，”苏里万插嘴，“自从大印度半岛铁路的柔佐到阿拉哈巴德段通车以来，80天足够了。”

“80天！”斯图阿特喊道。他的一不留神出错了一张王牌。接着他又继续说道：“不过，坏天气、顶头风、海船出事、火车出轨等等事故都不计算在内？”

“这些全都算进去了。”福克先生一边说着，一边继续打着牌。这回争论，就顾不得遵守打“惠司脱”必须保持安静的规矩了。

“可是印度的土人，或者美洲的印第安人会把铁路钢轨撬掉呢，”斯图阿特嚷着说。“他们会截住火车，抢劫行李，还要剥下旅客的头



皮！这你也算上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故，反正80天都算上了。”福克一面回答，一面把牌放到桌上，接着说：“两张王牌。”

现在轮到斯图阿特洗牌，他一面收牌，一面说：“福克先生，你在理论上是对的，可是实际做起来……”

“实际做起来也是80天，斯图阿特先生。”

“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做。”

“那全凭你的决定，咱们俩可以一道去。”

“上帝保佑，我才不去呢，那绝不可能！”斯图阿特大声说。“我敢拿4千英镑打赌，80天内环绕地球一周，是绝对不可能的。”

“正相反，完全可能。”福克回答说。

“好吧！那你就试试吧！”

“要我80天绕地球一周？”

“是啊。”

“好，我同意。”

“什么时候动身？”

“马上动身。不过——我得先跟你说清楚，这笔旅费将来得你拿出来。”

“这简直是发神经了！”斯图阿特嚷道，因为福克先生一再坚持争论，他开始沉不住气了。他接着说：“算了，别谈这些了，咱们还是打牌吧。”

“你重新洗牌吧，牌发错了。”福克回答说。

斯图阿特用他那激动得有些发热的手把牌收起，突然他又把牌往桌上一摊，说：

“好吧，咱们算说定了，福克先生，我跟你赌4千英镑！”

“亲爱的斯图阿特，冷静点吧！”法郎丹劝解说，“大家不过是说着玩的。”

“我说赌就赌，”斯图阿特回答说，“决不是说着玩的。”

“好！”福克说着转过身来，对其他几位牌友说，“我有两万英镑在巴林兄弟那里，我情愿拿来打赌！……”



“两万镑!”苏里万叫起来,说,“要是步没预料到,回来迟了,两万镑就没有了!”

“根本没有预料不到的事。”福克简单地回答说。

“可是,福克先生,80天的时间是顶起码的呀!”

“顶少的时间,只要好好利用,就能够解决问题。”

“要想不超过80天,必须极准确地一下火车马上就上船,一下船马上又上火车才行啊!”

“我会准确地掌握。”

“这简直是开玩笑!”

“一个体面的英国人,打赌也像干正经事一样,是绝不开玩笑的。”福克回答说。“我准在80天内,甚至不用80天就绕地球一周,也就是说,花1920小时或者说花115200分钟绕地球一周,谁愿意来打赌,我就跟他赌两万英镑。你们来吗?”

斯图阿特、法郎丹、苏里万、弗拉纳刚和弱夫这几位先生商量了一会儿之后,说道:

“我们跟你赌。”

“好!”福克先生说,“到杜伏勒去的火车是8点45分开车,我就乘这趟车走。”

“今天晚上就走吗?”斯图阿特问。

“今天晚上就走,”福克先生一边回答,一边看了看袖珍日历,接着说:“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三,那么,我应该在12月21号星期六晚上8点45分回到伦敦,仍然回到俱乐部这个大厅里。要是我不如期回来,那么我存在巴林氏那里的两万英镑,不论在法律上,或是在事实上都归你们了。先生们,这儿是一张两万英镑的支票。”

一张打赌的字据当场写好,6位当事人立即在上面签了字。福克的态度很冷静,他打赌当然不是为了赢钱,他所以拿出这一笔等于他一半财产的两万英镑打赌,那是因为他已经预料到:一定能拿对方的钱来完成这个计划。而这个计划本身即便不说是不可可能,也应该说是很困难。至于他的那些对手,看起来现在是有些紧张这并不是因为赌注太大,而是因为这种紧张的气氛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踌躇不安的感



觉。

这时，钟已敲了7点。他们向福克先生建议停止打牌，好让他在动身前准备准备。

“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位心平气和的绅士一面发牌，一面回答：“我翻的是一张红方块，该你出牌了，斯图阿特先生。”

福克先生这次打牌赢了20来个基尼。7点25分，他辞别了那些高贵的会友，离开了改良俱乐部。7点50分，他推开了自家的大门，回到家里。

###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路路通遇见福克先生破例提前回家，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按照那张注意事项表，这位住在赛微乐街的绅士应该晚上12点回家。

福克先生首先上楼回到自己房里，然后呼唤：“路路通！”

路路通进来了。

“我叫你叫了两声了，”福克先生说，“十分钟以后，我们就要动身到杜伏勒和加来去。”

“先生，你要出远门吗？”

“是的，”福克先生回答说，“我们要去环游地球。”

路路通眼睛睁得大大的，眉毛眼皮直往上翻，两臂下垂，整个身子都软瘫了，由于吃惊而产生的各种怪相都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了。

“环——游——地——球?!”他嘴里咕嘟着。

“对，80天，环游地球。”福克先生回答说，“所以，我们现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

路路通本想说点什么，但说不出来。他离开福克先生的房间回到自己屋里。

他机械地做着动身前的准备工作。要80天绕地球一周！我这是跟疯子打交道吗？不会是真的……他大概是在开玩笑？

8点钟，路路通已经把简单的旅行袋准备好了，里面装着他自己的和主人的衣服。然后，他心神不安地离开了自己的房间，小心地把门锁好，就找福克先生去了。

福克先生也准备好了，他胳膊底下夹着一本布莱德肖著的《大陆火车轮船运输总指南》，这本书能给他提供在旅行中所需要的一切指





示和说明。他从路路通手中接过旅行袋，打开袋口，顺手塞进一大叠花花绿绿的钞票，这些钞票在世界各地都能通用。

“好极了，拎着这袋子吧。”

福克先生把旅行袋交给路路通，叮嘱他说：“你拿着它可要留点神，里头有两万英镑。”

旅行袋差一点没从路路通手中掉下来，仿佛里头真的装了两万磅金子，显得特别沉重似的。

他们主仆二人就这样走出了大门，并且在门上加了两道锁。

赛微乐街的尽头，有个马车站。福克先生和他的仆人坐上一辆马车，飞也似地向卡瑞因克罗斯车站驶去。这个车站是东南铁路支线的终点站。

8点20分，马车在车站铁栅栏前停下了。路路通先跳下来，接着他的主人也下了车，付了车资。

福克和路路通马上走进车站大厅，在那儿，福克叫路路通去买两张到巴黎去的头等车票。这时福克转过身来，看见了改良俱乐部的那5位会友。福克便向他们说道：

“诸位先生，我就要动身了。等我回来时，你们可以根据我护照上的各地签证印鉴，来查对我这次的旅行路线。”

“你没忘记什么时候该回来？”斯图阿特提醒他说。

“80天以后回来，”福克先生回答说，“也就是在1872年12月21日，星期六，晚上8时45分。再见，诸位先生。”

8点40分，福克先生跟他的仆人在一个车厢里坐了下来，8点45分汽笛一响，火车就开了。

夜是漆黑的，外面下着毛毛细雨。福克先生不声不响地坐在他的座位上。路路通还有点茫然似的，他只是机械地紧压着那个装钞票的旅行袋。



## 被侦探盯上

10月9号，星期三，福克先生乘坐的蒙古号将在上午11点开到苏伊士。蒙古号是穿过苏伊士运河往来于布林迪西和孟买之间的班船，它是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一艘快船。这艘属于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有螺旋推进器和前后甲板的铁壳轮船，载重2800吨，惯常动力500匹马力。

从布林迪西到苏伊士这一段航程的正常时速是10海里，从苏伊士到孟买的正常时速是9.53海里，可是它经常总是提前到达。

因为，政府对于凡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前到达的船只，每快24小时，就发给25镑奖金，而蒙古号总是得奖的。

蒙古号在布林迪西那儿装上寄往印度的邮件。

这条船在苏伊士要停4个小时加煤。从苏伊士到红海的出口亚丁港，有1310海里，必须在这里加足燃料，然后开往孟买。中途不搭客，也不再装货。

一阵汽笛的尖叫声宣告轮船就要到了。成群的脚夫和苦力都急急忙忙地跑上了码头，11点整，蒙古号一面从排气管噗噗地喷出蒸气，一面就在这烟雾弥漫的港弯里抛了锚。

船上旅客相当多。有些旅客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全城美丽如画的景色。但大多数旅客都上了那些靠在蒙古号旁边的接旅客登岸的小驳船。

福克先生下船离开了码头，急忙向领事馆走去。因为他要办理签证手续。

听见有人在敲办公室的门，听差的带进来两位客人，他们是主仆2人。福克先生拿出护照，很简单地说请领事签证。

领事接过护照，仔仔细细地看了上面的记载。

“你是斐利亚·福克先生吗？”领事看完护照问道。



“是的，先生。”绅士回答说。

“这位是你的仆人？”

“是的，他是法国人，叫若望。”

“你是从伦敦来的？”

“是的。”

“你是去……”

“去孟买。”

“好吧，先生。可是，这种签证的手续现在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我们也并不要求你呈验护照，这个你明白吗？”

“我知道，领事先生，”福克回答，“但是，我是要用你的签证证明我曾经路过苏伊士。”

“好吧，先生。”

领事在护照上签完字，注了日期，并且盖了印。福克先生付了签证费，向领事简单地致谢，就带着仆人走了。

福克先生离开了领事馆，就往码头上去了。在码头上他向路路通交代了几件应办的事，然后就找了一条小艇回蒙古号。他走进房仓，拿出了记事本，记下了下面几行：

10月2日，星期三，下午8点45分，离开伦敦。

10月3日，星期四，上午7点20分，到达巴黎。

10月4日，星期五，上午6点35分，经过悉尼山到达都灵。星期五，上午7点20分，离开都灵。

10月5日，星期六，下午4点，到达布林迪西。星期六，下午5点，上蒙古号。

10月9日，星期三，上午11点，到达苏伊士。

共费时间158小时30分，合6天半。

福克先生把这些日期记在一本分栏的旅行日记上。旅行日记上注明从10月2日起到12月21日止的月份、日期、星期几，预计到达每一重要地点的日期，以及实际到达的时间。重要的地点有巴黎、布林迪西、苏伊士、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横滨、旧金山、纽约、利物浦、伦敦。每到一处，查对一下这本旅行日记，就能算出早



到或迟到多少时间。这种分栏的旅行日记能使人一目了然，福克先生随时随地都知道是早到了还是迟到了。他现在把到达苏伊士的时间记在本子上，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三，如期到达了苏伊士，在时间上既没提前，也没落后。

写完之后，他就在房仓里吃了午饭。至于说去游览城市，他连想都没想。有些英国人，他们在各地旅行时只是叫佣人代替他们去游览，福克先生就是这种人。

苏伊士离亚丁正好1300海里。根据半岛轮船公司运转规章上规定：该公司的船只要短短的138小时就可以走完这段路。蒙古号加大了火力迅速前进着，看样子可以提前到达目的地。

从布林迪西上船的旅客差不多大部分是往印度去的。有的去孟买。有的去加尔各答，但是也要经过孟买，因为，自从有了一条横贯整个印度半岛的铁路，就用不着再绕道斯里兰卡了。

在蒙古号上的乘客中，有各种文官，也有各级武将。

人们在蒙古号上过得很舒服。在这些人当中，也有些年轻的英国人，他们是带着巨款到海外去经商的。船上的事务长也就是轮船公司老板的心腹，在船上的地位和船长相等。他一切事务都搞得很有讲究，不论是上午的早餐，下午两点的中餐，五点半的晚餐和8点钟的夜餐，餐桌上都摆满着一盘一盘新鲜的肉和其他佐餐小菜。这些食物都是由船上肉类供应处和食品部供应的。

但是，红海跟所有那些又窄又长的海湾一样，经常是风浪大作，闹得很凶。海上一起大风，不论是从亚洲海岸或是从非洲海岸吹过来的风，都要吹得这条装有螺旋推进器的梭形快船不住地东摇西晃。但是，尽管是狂风怒吼，巨浪滔天，这艘轮船在强大的机器推动下，却仍然毫不含糊地向曼德海峡驶去。

福克先生这时候在船上干些什么呢？也许人们会以为他一定整天愁眉苦脸地担心着变幻莫测的风势会对船行不利，担心着那翻滚的巨浪会使机器发生故障，担心着可能发生的故事会迫使蒙古号在中途港口抛锚，从而打乱了他的旅行计划。

可是，他一点也没有这么想。即使福克先生真的想到了这些可能



发生的不幸事故，他也不会在脸上露出来。他永远是一个不动声色的人，他是改良俱乐部里最沉着稳健的会员，任何意外和不幸都不能使他惊惶失措，他的心情就像船上的时钟一样永远不会激动。人们很少在甲板上碰见他，虽然红海在人类最早的历史上留下过丰富多采的回忆，但是福克先生根本就不想去看一看。他也不去看那些红海两岸的奇异古城，那浮现在天边的城影简直就像是美丽的图画。他也不想一想那些在这阿拉伯海湾可能发生的危险。古代多少史学家，如斯特拉朋、艾里安、阿尔得米多、艾德里西等人一提起这里，无不谈虎色变。从前，路过此处的航海家若不给海神奉献祭品，祈求旅行安全，他们是决不敢贸然航行的。

那么这位关在蒙古号船舱里的怪客到底在干什么呢？首先，他照常一日四餐。轮船的摇摆和颠簸都不能打乱他的生活步调，他简直就是一架结构很精致的机器。吃完饭以后，他就打“惠司脱”。对了，他已经找到了打牌的配手，那些人玩起牌来跟他一样着迷。

至于路路通，他一点也不晕船。他住在船头上的一间客仓里，和福克先生一样，胃口总是很好。说实在话，这样的旅行，他是没什么不乐意的。他是拿定了主意了，要吃得痛快，睡得舒服，沿途欣赏欣赏风景。再说，他肯定地认为，这一趟莫名其妙的旅行一到孟买就要结束了！

10月10日，那是从苏伊士出发后的第二天。在甲板上，路路通又遇见在埃及码头上跟他谈过话的那位殷勤的朋友。这当然使他很高兴。在苏伊士，福克先生交代路路通去买袜子和衬衫，因为他们出门没带多少行李，只带了一个旅行袋。路路通在路上遇到一位热心人给他领路。

“我没认错人吧，先生，”路路通露出一副非常讨人喜欢的笑容，走过去对那个人说，“在苏伊士很热心地给我领路的不正是你吗？”

“是呀！”热心人也认出了他。

“我叫费克斯。”

原来费克斯是英国侦探，他是一位带点神经质的人。此人又瘦又矮，看样子却相当能干。那还是在福克先生离开伦敦的头一天，曾发



生了一起银行盗窃案，据说小偷是一位衣冠楚楚的高贵绅士。而福克先生这次打赌的消息在俱乐部一传开，立即在全国引起很大的轰动，费克斯怀疑福克先生就是那个小偷。因为没有证据，他一直跟随福克先生到此。

“费克斯先生，”路路通说，“又在船上碰见你，我真太高兴了。你去哪儿？”

“去孟买。”

“那好极了。你以前去过孟买吗？”

“去过几次，”费克斯回答说。“我是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代办。”

“那你对印度一定很熟悉了？”

“是啊，……那当然。”

“印度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吗？”

“有趣极啦！那儿有很多庄严的寺庙，高高的尖顶塔，宏伟的庙宇，托钵的苦行僧；还有浮图宝塔，花斑老虎，黑皮毒蛇；还有能歌善舞的印度姑娘！我倒希望你能在印度好好逛一逛。”

“我何尝不想去逛逛呢，费克斯先生。”“这么说，你是有急事？”费克斯问。“我吗，一点也不急，有急事的是我们主人。”“你的主人要去哪儿？”

“一直往东走，打算环游地球！”

“环一游一地一球？”费克斯嚷起来。

“是啊，用80天的时间！据他说这是打赌。可是，不瞒你说，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事有点不近人情，一定另有文章！”

“啊！这位福克先生真是古怪！”

“我也是这么说。”

“他很有钱，是吗？”

“当然喽，他随身带了一大笔款子，尽是崭新的钞票！路上他一点也不节省，你知道吗？他对蒙古号大副说，只要这条船能提前一些时间到达孟买，他就给一大笔奖金！你想，哪能叫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借口说要80天环游地球来受这份儿罪呢：天天是一下轮船就上火车，刚下火车又上轮船，谁也受不了呀！这种操练式的旅行到了孟买，就



完事大吉，没问题，你瞧吧。”

“福克先生近来身体好吗？”费克斯很随便地问一句。

“他很好，费克斯先生，我也挺不错。现在吃起饭来活像个饿鬼，这全是受了海洋气候的影响。”

“你的主人呢？我怎么一直没见到甲板上来？”

“他从来不到甲板上来。他是一个不爱看稀罕的人。”

于是费克斯常常在船上的酒吧间里请路路通喝上几杯威士忌或白啤酒。这个小伙子喝起酒来也毫不客气。为了不欠人情，他也找费克斯来个回敬。他认定费克斯是个很正派的人。

蒙古号确是跑得很快，13号这一天，已经看见了莫卡四周塌倒的城墙，城墙上长着一些碧绿的海枣树。远处，在万山丛中，是一片一片的咖啡种植场。路路通眺望着这座名城不禁心旷神怡。依他看来，这座由一些环状的断垣残壁构成的古城，配上旁边那座像个茶杯把子似的破古堡，活像是个巨大的咖啡杯子。

当天夜里，蒙古号穿过了曼德海峡。这个名字，阿拉伯文的意思是“流泪之门”。第二天是14号，蒙古号停泊在亚丁湾西北的汽船岬，因为要在那里加煤。

要从那样远的矿区把煤运到汽船岬供应来往的轮船，这确是一件重要而又困难的工作。仅仅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这一项煤费支出，每年就要花80万镑。必须在好几个港口设立储煤栈，但是要把煤炭运到这样遥远的海上，每吨煤价格就高达80法郎。

蒙古号到孟买还有150海里的路程。要把船底煤仓加满，必须在汽船岬停留四小时。

但是，这4小时的耽搁，对于福克先生的旅行计划毫无妨碍，因为这早已在他意料之中。再说，蒙古号本来应在10月15日早晨到达亚丁，而现在才是14号晚上。这就是说，富裕了15小时。

福克先生主仆二人都上了岸。这位绅士要去办护照签证手续。福克先生办完签证手续之后，回到船上又继续打他的“惠司脱”。

晚上6点钟，蒙古号起锚了。螺旋推进器的桨翼拍打着亚丁湾的海水，不一会儿，就开进了印度洋。蒙古号按规定应该在168小时内



从亚丁开到孟买。而目前印度洋上的气候条件对于航行非常有利，海上一直刮着西北风，船帆有力地帮助机器向前推进。蒙古号由于顺风前进，这一段航程就在这样顺利的条件下过去了。路路通由于偶然的巧遇能认识了像费克斯这样一位亲切的朋友，感到非常高兴。

10月20日，星期日，中午时分，已经看见了印度的海岸。两小时之后，引水员上了蒙古号。地平线上隐约露出了群山的远景，美妙和谐地衬托在碧蓝的天空里。又过了一会儿，就看见了挡着孟买城的一排排生气勃勃的棕榈树。蒙古号四点半钟到达了孟买码头。

这时，斐利亚·福克先生正打完了今天的第33局牌，他跟自己的配手，因为大胆地做了一手好牌，竟拿下了大满贯，这次航行，也随着这一局牌的大获全胜而告一段落。

按规定，蒙古号本应在10月22日到达孟买。可是它20号就到了。所以从伦敦起程算起，福克先生已经赢得了两天的时间。福克先生把这时间正式地写在旅行日记的盈余栏里。

## 逃离神庙

谁都知道，印度的地形是顶朝南，底朝北的一个倒放的大三角形。面积有1400平方英里，人口分布非常不均，共有1.8亿。在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英国政府实际上只能控制一部分。

如今印度的面貌、风俗和种族争执也在日益改变。从前在印度旅行只靠那些古老的办法，如今在恒河与印度河上，有快速轮船航行，又有一条大铁路横贯整个印度，并且沿途还有支线。只用三天，就可从孟买到达加尔各答。

这条横贯印度的铁路线并不是笔直的。直线距离本来只有1000到1100英里，即使中等速度的火车，也要不了三天就可以走完全程。但是，全线实际的长度却至少增加了三分之一，这是由于铁路路线向北延伸要经过半岛北部的阿拉哈巴德的缘故。





蒙古号上的旅客在孟买下船的时间是午后4点半，往加尔各答的火车开车时间是8点正。

福克先生向牌友们告别以后，就上了岸。他吩咐路路通去买一些东西，并且一再叮嘱他务必要在8点以前回到车站。然后他就像一架天文钟的钟摆，数秒似地一步一步走向领事馆办理护照签证去了。

福克先生从领事馆办完事后，就不慌不忙地走向车站。他打算在车站上吃晚饭。饭店老板在所有的菜中特别向他推荐了当地特产炒兔子肉，说这个菜的味道最美。

福克先生接受了他的推荐，要了一盘兔子肉，仔细地品尝了一番。虽然兔肉里加了五香佐料，可是福克先生还是觉得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他只得继续静静地吃自己的晚饭。

但是，路路通在离开蒙古号的时候，一听到他主人的吩咐就完全明白了：这回到孟买又到巴黎、苏伊士的时候一样，并不是就此结束，起码得一直走到加尔各答，说不定还要远些。他开始寻思：莫非福克先生打赌是真是有其事；莫非真的自己的命运注定了不能如愿地吃口安乐茶饭，而偏偏要这个80天环绕地球的旅行？

路路通买好了几件衬衣、几双袜子之后，看看时候还早，就在孟买大街上遛达起来。大街上熙熙攘攘尽是人。原来这天正是帕西人的节日。他们这一族是信奉拜火教民族的后裔，在印度人当中，数他们技艺最巧，文化最高，头脑最聪明，作风最严肃。如今孟买当地的富商都是这一族人。这一天，他们正在庆祝祭神节，有游行，还有娱乐，跳舞的姑娘披着用金丝银线绣花的彩色纱丽，合着三弦琴和铜锣的拍子舞得婀娜多姿，而且端庄合仪。

路路通一看到这种新奇的宗教仪式，不用说会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把舞蹈看个饱，把音乐听个够。他的表情和他那副尊容也不用说就像人们可能想象出的那种最没见过世面的傻瓜。

不幸的是路路通这种好奇心竟然失去了分寸，险些儿破坏了他主人这次旅行的计划。

事实是这样的：路路通一路上看完了这场帕西人的节日仪式，就向车站走去。可是当他路过玛拉巴山，看见那座美丽的寺院的时候，